

劉得浪

詩人席慕容盛讚的山岳畫家

糅合魔幻寫實的中央尖山

文字·李莘于 攝影·李明宜

■劉得浪正在進行最後修飾，他特別愛畫碎石坡，把陽光照射下的石頭肌理表現得極為立體。



劉得浪
出生：1956年生於新竹
資歷：畫山20年
經歷：1995年舉辦「劉得浪·看山」個展
展覽：2013年將於台北尊彩藝術中心舉辦個展
(日期未定)

「眼前的

前的高山是他心中最深處的故鄉，這座島嶼的生命裡所有的矛盾與對立似乎都被他把握住了。那岩石的堅忍和銳利，那山嵐的柔和與嫵媚，在風中匍匐生長的植物，那在陽光裡流動的氣息……」詩人席慕容這形容畫家劉得浪。

有人直稱劉得浪「山岳畫家」，雖然他不只畫山，但他十七年前的「看山」個展，幾幅百號（一六二乘一三〇公分）大作的氣勢，令人震懾。他的每一幅畫都讓登過大山的人有所共鳴，感覺似曾相識，但卻又有那麼一點不同，更帶點詭譎的氣氛。

「要不是爬了大山，我從沒想過畫山。」在新竹芎林

沒什麼了不起的強度，在山上卻是整個山谷都有回音，樹葉的沙沙聲，像海浪一樣襲來。忽然一片雲飄來，就開始打雷，閃電像要把天空撕裂，空氣中還聞到一股臭味，「那感覺真的是在你身邊劈開一樣。」劉得浪說。不一會兒就降下跟彈珠一樣的冰雹，撲滿整山。二十分鐘後，又出大太陽，風和日麗跟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。超現實如科幻小說的情景，在山裡都不奇怪，讓他起心動念想畫山。

正因為他是山友，所以他的山和前輩畫家楊三郎、呂基正等用遠眺方式記錄，巍峨聖潔的風格，截然不同。他畫中的山，沒有距離感，有種凝視感。

「當你走進山，看到的絕不會是山的外貌，而是森林、石頭，甚至一個小景，但那也是真實實實的山。」劉得浪說，「所以我走進山裡，用主觀的看法來畫山，而不再歌頌它的外型。」所謂主觀，意思是從個人獨特的角度，非普世價值的美。劉得浪笑說，自己的山不是林志玲，他認為美的，別人都覺得怪。陪他登山的妻子曾媛芳說：「他常在一個我根本沒注意的崩塌前停下來說：『你看，這堆石頭多漂亮。』」



畫家來帶路

- 1 梨山到武陵農場中間的山岡看中央尖山
- 2 很多人畫玉山北峰，我則從八通關山遠眺玉山
- 3 南湖大山到中央尖山，有玉山圓柏可看，還有松針鋪成的天然彈簧床



劃得浪漫我們到新竹尖石鄉的八五山在一棵大樹的轉彎處，就下車擷取畫面。

他所畫的山，有如人像。正面、側面，有自己的表情、姿態。奇形怪狀的植物、瑰麗的雲彩、莫名出現的動物，更散發著神秘寓意。

他一系列描繪中央尖山的作品，灰白的石峰在迷濛的雲霧間聳如匕首刺穿天空，像是一隻巨獸盤據整張畫，有一種驚人的魄力。劉得浪回憶爬山當下，讓他立刻想到德國浪漫派風景畫家菲特列（Caspar David Friedrich）的著名作品《冰之海》，尖銳的冰山在畫面中央，一旁是船隻殘骸，有一種荒涼、死寂的孤絕美感。「只是他畫的是海，我畫的是山。」

南畫廊老闆林復南曾形容：「看他大尺寸的作品，感覺像一陣強風吹來。因為他所表現的訊息非常強烈，專一與清晰，前所未有。」

一上山，他就換上山裡的眼睛看山，用山裡的耳朵聽山，「山上是另一個世界，人的五感變得敏銳，一點點風吹草動，感受都很深。」

我們跟著劉得浪來到新竹尖石群山，一路上至海拔一千二百公尺，他感興趣的不是蒼綠的山林，反而注意禿了一塊的山壁，陽光投射在上面，岩石肌理的感



當你走進山，看到的絕不會是山的外貌，你看到的是森林、石頭，甚至一個小景，但那也是真真實實的山。

覺。「都是綠油油的沒意思。」他看到崩落的大石更感興趣，拍了好幾張。跟畫平地的景不同，大山可沒辦法沒事就去看，只能拚命拍。「以前沒有數位相機，每次上山都要拍二、三十卷底片。」

拍那麼多不是沒原因的，一個山景，他就環繞式的連拍，同一個角度就有好幾張，「因為照片的感光不一樣，顏色也不一樣。」為何不用全景拍攝？「那會讓旁邊的細節都沒了，也會扭曲。」因此這些照片不是素描，是拼圖。拍回去以後，他會依照心中的布局，開始當「愚公」，把山移來移去，把不好看的前景移到邊邊，從這些零碎的部位挑出他要的，黏貼成理想的構圖。所有東西都是現場的，這個景都不存在，既真實，又虛幻。山景還好組合，紋理複雜、顏色單調的碎石坡就麻煩了。「這就畫累的空檔，拿來動腦。」他笑說。

隨著年齡增長，他看山的態度開始轉變，畫，就像自己的倒影。從年輕時哮喘孤傲的中央尖山，到今年從陽光灑落的大蒜田，遠眺帶著柔和紅暈的中央尖山。這種特質如他自己所說，「台灣的高山，是自負而謙遜的，是剝悍而仁厚的，直上雲霄，令人著迷。」